

历史小说

羌笛劫

西夏，我们知道多少？



八百年前，金戈铁马，对垒中原的西夏帝国在血雨腥风的战争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八百年后，历经苦难、惨淡经营的党项后裔再一次上演家族兴衰秘史。种族和文化彻底被湮没，关中荒塬成为他们灵魂的栖息地。

党益民 著

党益民 著

羌笛劫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羌笛劫/党益民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5059-6923-0

I. ①羌… II. ①党…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97445号

书 名	羌笛劫
作 者	党益民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 萌 陈绍敏
责任印制	陈 晨 王 萌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24.75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6923-0
定 价	32.00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目 录

金丝猴	1
2 杏 林	8
3 奶水与牙齿	15
4 金匾与棺材	28
5 “白 狼”	37
6 村长来福	45
7 土布包袱	52
8 槐花飘香的季节	61
9 小 菊	69
10 管家的鞋	77
11 麦子熟了	85
12 羊骨羌笛	97
13 社 火	108
14 日后再说	117
15 年 饥	126
16 捕鼠队	137
17 奇异的虫子	144
18 白木三	154
19 桃花沟	167
20 杏 花	178
21 麻峪沟	185
22 莫师长	196
23 围 剿	204

24	驴皮影	213
25	烟 土	221
26	麦花和柳儿	230
27	飞机下蛋了	237
28	枣红马	247
29	“虎烈拉”	260
30	外乡人	269
31	教书先生	278
32	满仓团长	288
33	戒戒绳	297
34	草房子	305
35	执法队	315
36	沉重的自鸣钟	323
37	红裹兜儿	334
38	小 琴	342
39	战场游历	351
40	终于来了	359
41	连阴雨	370
42	最后的家园	382

1 金 丝 猴

天奇的儿子从来没有见过父亲，只有在他打开母亲留下的那本发黄的《党项秘笈》时，才能感觉到父亲曾经的存在，隐约看见父亲遥远而模糊的影子。他固执地认为，莫氏家族的衰败，就是从父亲出生的那天上午开始的。

当时，爷爷莫鹏举正在城外的杏林里跟一个年轻女人野合。

莫村人谁也没有料到，灾难会悄悄逼近他们的家园。只有莫家门口的那只金丝猴闻到了灾难的气息。这是一只老猴，身子瘦长，毛发稀疏，尾巴耷拉着，似乎无力卷起，一副沧桑的模样。谁也不知道它在莫家门口蹲了多少年，连将近百岁的太婆也说不清楚。金丝猴和太婆一样，老得不成样子了。然而就在几年前，这只看上去已经不中用的老金丝猴，却沉着老练地咬死过一只野狼。

那天夜里，那只饥饿的狼不知从哪里钻进了莫村城，影子似的在巷道里晃了半宿，没有找到猎物，最后把绿莹莹的眼睛盯在了拴在石狮子上的金丝猴身上。狼围着金丝猴转了两圈，又两圈。金丝猴仿佛睡着了似的一动不动。狼偷偷地笑了，活动了一下筋骨，前爪伏地，身子贴住了地面，后腿用力蹬直，背上的毛发噌地就竖了起来，扫把似的尾巴直直地举在空中，两只绿眼发出奇异的光，做出随时准备进攻的姿态。金丝猴还是一动不动。狼低吼一声，竭尽全力剪扑上去，金丝猴轻巧地往旁边一闪，狼一头撞在了石狮子上，踉踉跄跄地倒在了金丝猴面前。金丝猴趁机一口咬住狼的喉咙，前爪用力一抓，就抓瞎了狼的双眼。狼尽管疼痛难忍，但它没有嚎叫，好像被一只猴子打败了不好意思嚎叫似的。没过多久，狼就死了。

管家兴兴早上起来，看见门口惨死的狼，惊得叫了起来：“不得了了，猴子把狼咬死了！”边喊边往院子里跑。当时太婆已经坐在了老槐树下，接受一天里的第一缕阳光。管家惊慌地说，太婆啊，不得了了，猴子咬死了一只狼，您快去看看。太婆不屑一顾地说，这有啥稀罕？猴子很早以前还咬死过一头野猪呢，后来引来了一群野猪，黑压压的一片，把个莫村

城围得严严实实，吓得村里人半个月都没敢出城，城外方圆几十里的玉米全让野猪给糟蹋了。管家吓得脸色煞白，说这回可别引来一群狼。太婆说，也难说。那一年狼群没有来。可是几年后狼群光临了莫村。但那不是真正的狼群，而是被当局称为土匪的“白狼”。

现在，金丝猴跟往常一样，在夏日的晨曦里睁开慵懒的眼睛，用力抖了抖身上金黄色的残毛，然后习惯性地将头仰到后背，望着晴朗的天空，思谋着这一天该如何打发。

一只蝎子从门楼的瓦棱上掉了下来，正好落进金丝猴朝天的鼻孔里，金丝猴没有在意，“啊喊”一个喷嚏，将蝎子喷射在对面的拴马桩上摔死了。紧接着，几只蜘蛛在门楼角它们自己织成的网上左冲右突，最终撞破了网，掉在地上逃向远处。极少露面的蟾蜍也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惊慌失措地掠过猴子的脚面。蜥蜴躁动不安地在墙头上爬来爬去，开始是一只，接着是两只、三只，后来竟成群结队慌慌张张从这面墙爬到那面墙，又从那面墙爬到这面墙。三条游蛇从墙缝里爬出来，却对蜥蜴这样的美食视而不见，只顾自己仓皇逃窜。“五毒”惊慌出动，这预示着什么呢？

奇怪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出现：好好的艳阳天，却莫名其妙地涌来一股黑云，云头火红，像刚刚燃烧过的木炭，十几只蝙蝠在黑云下鬼影似的翻飞；公鸡排成一行在院墙上咯咯地发表议论；谁家的老黄狗不停地向空中扑咬，仿佛空中有它的仇人；一只兔子雪团似的从屋里滚出来，抓吃地上的泥土，噎得老头似的咳嗽……

金丝猴预感到大难即将临头。它用力挣断脖子上的铜链子，跳过一尺高的门槛，穿过门房，绕过照壁、老槐树，掠过厅房、厢房……铜链子像一条紧追不舍的蛇一样慌乱地跳动着，发出哗啦啦的脆响。它跑到最里面的一间堂屋前，像人一样直起身子，将前爪搭在门上，使劲拍打着铜亮亮的门环。

门呀的一声开了，太婆露出一张皱包子老脸。金丝猴撞开屋门，将头拱在太婆的怀里呜呜地鸣叫。太婆吃了一惊，干瘪无牙的嘴张成了黑洞，眼睛放射出惊异的光，抚摸着金丝猴的毛发：“咋啦？咋啦？”金丝猴转过头惊恐地看看天空。太婆颠着一双冻饺子似的小脚跑到庭院中央，手搭凉棚望了望，就看见那块红梢子黑云。自言自语道：“黑云红梢子，天要下冷子。”莫村人把冰雹叫冷子。太婆心里说，一场冷子，就能让猴子

这么惊慌？

清早起来，太婆就感到冷飕飕的，奇怪这伏里天怎么会这么凉，没想到却应验了那句老话：伏里早上冷飕飕，眼看冷子打破头。冷子倒没啥，让太婆不安的是昨天夜里那些奇怪的梦。

她梦见了一条白蛇。那白蛇死死地缠在她腰上，越变越粗，越缠越紧，几乎缠得她喘不过气来。她被憋醒了，想起梦中的情景，倒高兴起来了。梦见蛇，添个丁。孙子莫鹏举的三太太就要生了，肯定能生个白胖小子，这是喜事啊。她没有睁眼，想续上刚才的好梦。可等她再次入梦时，梦里的白蛇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许多面目可憎的怪物，它们张牙舞爪地向她袭来，她又一次被惊醒，吓出了一身冷汗。她把自己的一只三寸绣花鞋捂在下身，可后半夜噩梦还是一个接一个。以前做噩梦的时候，她只要把绣花鞋捂在那个地方，噩梦就没了，可今儿个这是咋啦？太婆好生奇怪，再也没有睡着。没想到噩梦倒应验在这冷子上了。不就是一场冷子么，怎么会引来那么多赶也赶不走的噩梦呢？

她想，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太婆正在纳闷，西厢房里突然传来三太太的哭叫声，一个丫环跑过来喊：“太太要生了！太太要生了！”太婆拧着一双小脚，急忙进屋取出一张红纸儿，用剪刀唰唰剪了张虎符，贴在三太太的屋门上，然后一挑门帘进了里屋。三太太正在炕上打滚儿，俊俏的脸儿都变了形，凌乱的头发贴在汗湿的脸颊上，头像拨浪鼓似的摆来摆去，嘴里不住地喊叫：“妈呀，疼死我了……”两个小丫环站在炕廊边不知所措。太婆道：“把她的裤子脱了！”小丫环疑惑地看着太婆，不敢动手。太婆厉声道：“脱呀！”丫环不敢怠慢，爬上炕把太太的裤子脱了。太婆鸡爪似的老手伸进三太太的大腿间，三太太“哎哟”惊叫了一声。太婆道：“还早着呢，你就叫得不是声！”三太太带着哭腔说：“疼死我了，太婆快救救我……”“女人都得过这一关！”太婆转身对丫环说：“把铜炉端来，木炭火生上，把剪刀在火上燎一燎，找些干净的生布来，再吩咐厨房烧一锅开水……”说完，独自走出屋门，不再理会三太太的哭喊了。

太婆刚出屋门，鸡蛋大的冷子就劈头盖脸地砸了下来，屋顶上的瓦片四处飞溅，坠落了一院子，老槐树的枝叶哗啦啦铺了一地，碎裂声、呼啸声、奔跑声、惊叫声、哭喊声响成一片。太婆却异常镇静。她一生经历

过三次地震、七次瘟疫、十一次灾荒，遭遇的冷子就不计其数了。但她从来没有见过今天这么大的冷子。她知道这可能才是灾难的开始。

她高声叫管家：“兴兴，天佑、天顺呢？”

管家听见太婆叫他，头上顶着一个铜脸盆穿过庭院跑了过来，冷子砸在脸上叮叮当当作响。

太婆道：“甭让冷子把娃打了！人呢？”

管家朝太婆身后一指：“这不？”

太婆转扭过头一看，一对双生子果真躲在她身后，惊恐地看着从院里蹦到脚下的冷子。大的叫天佑，小的叫天顺，六年前二太太一生下他们就咽了气，血流了一炕。太婆心疼他们，生怕他们有个闪失，嘴上却骂：“驴日的，你俩咋不吭声？”

天佑从地上捡起一颗冷子问：“太婆，这是啥？”

太婆说：“瓜娃，连冷子都不认得？你俩赶紧拾些冷子扔到灶膛里，冷子就不下了。”

天顺说：“我不想让冷子停，下冷子好耍哩！”

太婆骂：“好耍你娘的腿！赶紧往地上吐唾沫！呸呸！”

天顺不知太婆为啥让他往地上吐唾沫，但还是学着太婆的样子“呸呸”唾了两口。天佑也跟着“呸呸”唾了两口。他们觉着这样很好玩的，又嬉笑着唾了两口后，才各自掬了一捧冷子，跑进了厨房。

三太太的屋里又响起了号叫声。管家伸长脖子朝三太太屋里张望，问太婆：“太太是不是要生了？”太婆说：“女人生娃你也要管？”管家脸红了，顶着脸盆往对面跑去，跑到院当间却没听见脸盆叮当响，停下来抬头看天，兴奋地喊：“冷子停了！冷子停了！”

冷子确实停了。下人们开始打扫庭院。但没过多久，老鼠又疯了似的在院子里乱蹿，一只竟撞到了丫环的绣鞋上，引来惊恐的尖叫；一只撞在了老槐树上，头破血流，四爪一蹬不动弹了；还有一只跳上灶房锅台，掉进了刚刚烧开的开水锅里，只翻腾了一下就不见了。紧接着，狂风大作，扬得满院的槐树枝叶像蝙蝠一样飞舞。

三太太的号叫一声比一声紧。

这时，远处传来轰隆隆的奇怪响声，仿佛有几十个碌碡从天上滚过。随即，大地和房屋开始剧烈地摇晃，老槐树嘎嘎作响，像要断裂。人们

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被一股神奇的力量掀翻在地。厨房里的老妈子正在锅边往外捞死老鼠，滚烫的水泼洒了出来，浇在了她的大腿上，她还没喊出声，就被一双无形的手推倒在地上。

太婆像喝醉了酒似的，踉跄了几下，双手急忙扶住墙壁才没有摔倒。

村西头传来轰的一声，只听巷道里有人喊：“地震了！城墙倒塌了！”

太婆看见站在院子里发呆的一对双生子，冲他们喊：“地震了，快趴在地上！”

天佑、天顺急忙趴下……

半袋烟的工夫，天地停止了晃动。

丫环跑出来喊：“生了生了，太太生了！”

太婆颠着一双小脚跟着丫环跑进屋去，只见炕上一摊血水，一个剥了皮的兔子似的婴儿在三太太的两腿间蠕动。太婆抓起剪刀咔嚓剪断了脐带，然后将婴儿倒提起来，在小屁股上啪啪拍了两下，婴儿却不哭。啪啪又是两下，还是不哭。不会是个死胎吧。翻转来看时，婴儿却睁着一双细长的眼睛，冷漠地看着她。太婆吃了一惊，说：“今儿个净出奇事！这老天爷也奇，生下个娃也奇。就把这碎子叫天奇吧！”

从三太太的屋里出来，太婆就显得心事重重。莫非这是老天爷在有意惩罚莫村人？难道就因为去年的那场械斗么？去年大年初一，桃花沟人前来莫村祠堂祭祖，两个村子的人就在巷道上展开了一场血腥的械斗。

许多年来，两个村子每隔十二年就会发生一次较大规模的械斗。这次械斗桃花沟吃了大亏，比莫村多死了八个人。太婆的长孙莫鹏举在这场械斗中显示出了卓越的才能，他的沉着冷静、指挥若定让莫村人深受鼓舞、十分敬佩，但却令太婆忧心忡忡。太婆知道莫氏家族又多了一个争强斗狠的“掌柜的”，担心这样永无休止的仇杀将使莫氏家族最后走向毁灭。仇杀像一个魔圈，使得这两个同族同姓的村子的人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去年莫村获胜后，太婆就十分忧虑和担心。这一次胜了，下一次很可能就会输。人不概之天概之啊，看来这灾难就是“天概之”了。城墙风里雨里三百年了，嘉庆二十年那么厉害的地震也没有使它倒塌，李闯王的土炮轰了三天三夜也没把它咋咋，现在却被震塌了。难道莫氏家族的劫数到了？

太阳不知从哪里又钻了出来，哗啦啦洒下一地碎金似的光亮。现在一

切都过去了，结束了。太婆长长地嘘了口气。可就在这时，她听见了哭声。寻声望去，只见金丝猴像人一样坐在老槐树下，双手捂着脸呜呜地哭啼。太婆心里咯噔一下。她知道金丝猴轻易不哭，一哭村里就要死人。她吩咐管家：“你去看看，村里死人没有。”

管家跑了出去。一会儿又跑回来禀报说：“村里没死人，只是喜娃的厦房倒了，压死了一头猪，喜娃正在屋里哭哩。”

喜娃从小没有父母，如今二十好几了还没成家，一个人在两间先人留下的烂厦房里过日子，人又身懒，胡吃乱胴，是个令人讨厌的烂脏货，属于莫村人说的那种“四丧眼”：炕上圪蹴（蹲）枕头上坐，席底下掸烟墙上唾。

太婆说：“厦房倒了又不是猪窝倒了，咋就压死了猪？”管家说：“喜娃和猪都住在厦房里，厦房倒了，喜娃跑出来了，猪给压死了……”村里没死人，这猴哭啥哩？太婆心里更加瞽乱，让管家把猴牵到大门口去拴好。猴一路走一路哭，像是在给谁送葬。

一个丫环从老爷屋里跑了出来，边跑边喊：“老爷不行了……”

太婆一拍大腿，心里说：把他家的，我就知道要出事，没想到会是儿子仁厚。格拧着一双小脚急忙跑进儿子莫仁厚的屋子。

莫仁厚是莫家第二位长辈。莫村人都叫他老爷。其实莫仁厚早就不主事了，莫家的大小事都交给了大儿子莫鹏举来处理。这样一来，儿子莫鹏举的处境就有些尴尬，上有老子下有儿子，称他“老爷”他不老，称他“少爷”他不小，莫家的下人们和村里人只好叫他“掌柜的”。在莫村，只要听到“掌柜的”三个字，人们都会肃然起敬。莫村的什么事都得“掌柜的”说了算，这一点，方圆百里谁都知道。

莫仁厚是在上一轮械斗中，被桃花沟的人打断腰的。但那次桃花沟人也没占什么便宜，二少爷莫鹏祥一个人就杀死了他们六个人，其中包括桃花沟主莫鹏昊唯一的儿子莫天运。莫鹏昊发誓要砍下莫村二少爷的脑袋。他不惜重金请来十几个渭北“刀客”，整日埋伏在莫村周围的官路上，等待二少爷的出现。二少爷莫鹏祥被困在城里整整一年零三个月不敢出城门。后来，莫村城来了一队过路的清军，莫鹏祥才混在队伍里逃走了，从此再也没了音信。

十几年来，莫仁厚再也没有走出过屋子，家里的一应事情都交由大儿子莫鹏举处理。在潮湿的屋里待久了，他又患上了哮喘，喉咙里始终像是

有个破风箱，咿咿啦啦地纠缠不清。他整日仰躺在藤椅里，像一条被人抽了筋骨即将断气的老狗，苟延残喘。他的手里，一年四季都捂着那把祖传的紫砂壶，像是捂着自己将要消失的生命，不肯撒手。

现在，他躺在那把被他身体磨得光亮的藤椅里，悄没声息地死了。他的嘴巴微张着，但那黑洞洞的口腔里再也听不到咿咿啦啦的声音了。他僵硬的双手死死地捂着紫砂壶，壶里的茶水汩汩流出，打湿了白绸裤裆。太婆见儿子这个光景，不禁潸然泪下：“儿呀，你咋走到妈前头去了啊！”

太婆知道迟早会有这么一天，但事到临头还是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五十年前她送走了丈夫，现在又要送走儿子。那天，丈夫要只身去桃花沟讲和，她死活不让去，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丈夫偏要去，说我是有诚意的，他们不会对我下毒手的。结果，还是被桃花沟人用药酒毒死了。大儿子莫仁善也在几天后战死在桃花沟石头城下，可怜他死的时候才二十多岁。现在最后的一个儿子也死了，她能承受得了吗？太婆一口气没上来，昏死了过去。管家和丫环手忙脚乱地围着太婆，抹胸捶背掐人中，折腾了好大一阵，太婆才醒转过来。管家悄声道：“太婆，我去让贵生准备一副好棺材。”太婆无力地点了点头。管家急忙起身找棺材铺掌柜贵生去了。

其实家里有一副棺材，可那是为太婆预备的。这副棺材已经做好几十年了，每隔两年都要重新上一道油漆，现在棺材上的油漆足有一指多厚了，可太婆还活得旺旺的。去年，管家就想给老爷准备一副棺材，可老爷说这是咒他死哩，管家就不敢再提这事了。谁知道现在老爷却突然死了。

很少出门的大太太，这时也从屋里走了出来。自从儿子莫天合离家走后，她就很少出门，整天待在屋子里吃斋念佛为儿子祈祷。天合是她唯一的儿子，她生活的所有意义都在儿子身上。现在听说三太太生了，阿公死了，太婆又晕倒了，她这个大太太再不出来就太不像话了。她一迈进阿公的屋门，就哭上了：“爸呀——”

双生子被谁从后面推了一把，也扑倒在地上跟着哭号：“爷呀——”

几乎同时，莫家生了一个，又死了一个，下人们不知道是该喜还是该悲，他们神情尴尬地胡乱忙碌着。

直到这时，太婆才想起孙子莫鹏举。从早晨到现在她一直就没有见过他。绳从细处断，布从磨处烂，他不会出啥事吧？桃花沟人会不会趁机对

他下手？她一下子惊慌起来，急忙吩咐家丁去找人。

家丁们找遍了村里村外，也没有找到莫鹏举的影子。

2 杏 林

金丝猴挣脱脖子上的铜链的时候，莫鹏举刚刚走进杏林。

这片杏林足有三十多亩，不用说就是莫鹏举家的。莫村周围方圆几十里的土地大部分都是他家的。杏花盛开的时候，站在莫村城墙上放眼望去，一片粉红，像是谁家女子将一件花衫子丢在了万斛山下。现在杏子已经熟透了，黄里透红，软软地羞涩在枝头，风情万种，等待着人来摘食。

如果莫鹏举能抬头看看天空，也许就会看到那块红梢子黑云，意识到那是不祥之兆，扭头走出杏林，可能后来就不会发生那么多纠缠不清的事情和接连不断的灾难。遗憾的是，他当时根本就无心去看那无聊的天空。他正在杏林里焦急地寻找着一个女人。

他低声叫着：“香椿——香椿——”

香椿是老六的媳妇，老六是莫鹏举的一个本家兄弟。几年前，三十多岁的老六，将如花似玉的香椿娶进了家门。村里人说，老六用一头母牛换了个俏媳妇，驴日的捡了个大便宜，老牛吃上了嫩草。

这桩婚姻，说起来有些离奇。

那一年，老六牵着母牛去美原配种场，路上碰到了香椿爸刘财。老六认识刘财，几个月前他俩一起去过配种场，但那次老六的母牛没有配上种。那天老六一见刘财就问，你也没配上？刘财瞪着眼睛说，你咋说话哩？老六醒悟了，知道自己话没有问好，忙解释说，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咱白花了那么多钱，连个牛娃腿也没见着，不知道配种场咋日鬼的！刘财说，上一回我的牛倒配上了，这是另一头，我家有两头牛呢。老六说，你有啥诀窍，咋一配就配上了？刘财说，等你有了媳妇就明白了。老六开玩笑说，你又不把你女子嫁给我，我咋能有媳妇。刘财很不高兴，说你娃说着说着就说到沟里去了，我女子今年才十四，能嫁给你？老六嬉皮笑脸地说，我可以等嘛。两人正说笑着，后面有人失急慌忙追了上来，说老六老六，你妈的羊角风又犯了，躺在巷道里吐白沫呢，你赶紧回去！老六把牛交给

刘财说，给牛配种的事就交给老哥你了，回头我再到你家去牵牛。说完，急匆匆跟来人往回跑。

刘财牵着两头牛继续往配种场走，没走多远，迎面碰上了一伙衙役，刘财听说最近衙役到处寻牛抢牛哩，急忙掉头就跑。可是衙役还是追上了他，连人带牛押到西安东郊的牧牛苑。到了那里，刘财才知道慈禧太后到了西安，想天天喝新鲜牛奶，陕西总督专门设立了支应局，修建了牧牛苑，派衙役在关中各地到处搜寻乳牛。刘财对衙役说，我的牛还没有配上种，没有牛奶。衙役说这我们不管，我们只管抓来，下不下奶不是我们的事。牧牛苑到处是乳牛，牛奶喝不完衙役就偷偷拿出去卖。刘财进了牧牛苑，就再也出不去了。刘财听说牧牛苑由一个五品朝廷命官管理着，每月的开支不下六百两银子。

后来，衙役发现刘财的母牛确实没有奶水，就让他用两头母牛套了牛车，跟一帮人到太白山上去拉冰。西安天气炎热，慈禧太后又想喝冰镇的酸梅汤，支应局只好又派人用牛车一趟一趟地上山去拉冰。拉冰的差事太苦，刘财找了一个机会逃跑了，可两头牛却白白丢了。

自己的牛丢了倒没什么，能保住命就算万幸，可回去咋向老六交代呢？他想家里还有一头牛，大不了还给老六就是了。可回到家才知道，那头牛早被婆娘卖了做了寻他的盘缠。老六听说刘财回来了，找上门来索要他的牛。刘财说，牛让衙役抢走了。老六说，我不管，你得赔我牛！刘财说，牛我是赔不起了，你看我屋里啥值钱你就随便拿。老六在屋里转了一圈，没有发现值钱的东西，却看上了刘财的女儿香椿，说赔不了牛，你就把你女子许给我。刘财不愿意，说你拿啥都行，唯独这不行！老六说，那你就赔我牛。刘财没办法，只好答应了老六。香椿到了十八岁，被老六的一顶花轿抬到了莫村。

莫鹏举第一次在杏林里遇到香椿，是一个晌午。当时人们正在吃午饭，杏林里空寂无人。莫鹏举和三太太拌了几句嘴，跑到杏林里来散心。那段日子，三太太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和他过不去。她仗着自己肚子里孩子有太婆护着，说话比以前刻薄多了，而且动不动就生气，好像鼓起的肚子里不是孩子，而是满满当当的恶气。好男不跟女斗，何况她还怀着孩子。每次他都让着她，最好的办法是一走了之。

那时杏子还是青的。莫鹏举随手摘下一颗咬了一口，几乎酸倒了牙，

心里说，跟三太太一样酸涩。就在他龇牙咧嘴的当儿，一个女人在树丛里闪了一下，倏地不见了。他心里咯噔一下，好奇地朝着女人消失的方向寻去。没走几步，听到一个女人在树后叫：“别过来！别过来！”他愣在了那里。女人从树后走了出来，慌里慌张地系着裤子，一脸羞怯的样子。他这才认出是香椿。

“你咋在这里？”他问。

香椿脸儿通红，胡乱系好裤子，低头说：“我刚从娘家回来，走到这里实在憋不住了……”

他看见树后面的地上果然湿了一片。这不看还好，一看心便慌了起来，由地上的那片尿联想到了尿的出处，身上就有些异样的冲动。香椿好像也很紧张，下意识地拽了拽衣襟，可这样越发使本来就鼓胀的胸脯更加明显地凸现出来。这女人嫁过来后一直没有怀过娃，还像做女子时一样鲜嫩，而且现在又增添了几分少妇的风韵，更加楚楚动人。她白净的脸上泛着红晕，一直延伸到了光洁的脖子。可以肯定，她身上更白更光洁。这么想着，莫鹏举的心一下子就收紧了，呼吸也有些紧张。但他马上想到了自己大掌柜的身份，极力克制住自己，尽量不去看香椿，低头嗅了一声，转身想走。

香椿却开口了：“你衣服上的味儿真好闻，是胰子味儿吧？”

莫鹏举停住脚步，回头望着香椿，一时弄不清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就说：“是胰子，咋啦？”

香椿说：“我长这么大还没用过胰子哩，胰子的味道真好闻！”

莫鹏举说：“喜欢闻，让老六给你买一块用，就可以天天闻了。”

“这么贵的东西，谁用得起呀。”香椿说，“你快别提你那兄弟了，他浑身上下都是汗味儿和烟味儿，能把人熏死。哪像掌柜的你呀，从来不抽烟的，身上一点烟味儿、汗味儿都没有，只有胰子味儿。”

莫鹏举的心又开始活泛了，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香椿没有了刚才的羞怯，继续说：“到底是掌柜的，跟别人就是不一样，啥时候都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你瞧你的衣裳领子多白呀！袜子也白，全村就你一个男人夏天还穿袜子呢。”香椿脸儿红红的，叹口气道：“唉，我家那个要有你一半就好了。”说完，斜着一对笑媚眼儿直勾勾地盯着他看。

莫鹏举准确地捕捉到了女人微妙的眼神，心底刚才萌生的那种东西一下子又被这目光点燃了，火苗噌地蹿了上来，跃上了心尖尖，从那里开始恣意燃烧，迅速蔓延了全身。他看出香椿是个轻浮的女人，而且很可能对自己有意思，但他没有十分的把握。他是一村之主，不能莽撞行事，万一人家没有那意思呢？对他来说，面子比什么都重要，尤其在女人面前不能丢脸。

莫鹏举想试探一下香椿。

他笑着问：“你没偷我家杏儿吧？”

香椿没有料到他会这么问，慌忙道：“看你说的，你是我哥哩，我想吃了说一声，你还能不让我摘，用得着偷么？”

莫鹏举走近香椿，呼吸逐渐急促起来，嘴里的粗气几乎喷到了香椿的脸上。香椿眼里躲躲闪闪的，朝后退了一步。

莫鹏举盯着女人鼓胀的胸脯，一本正经地问：“你没偷杏子，那你衣衫里鼓鼓囊囊的是啥？”

“你咋说这话……”香椿护住胸脯，声音小得像蚊子，眼睛里却跳动着两团火焰，“你是掌柜的，你咋说这话……”

莫鹏举见香椿这光景，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说：“掌柜的咋啦？掌柜的也是人哩……”说着就一把搂住香椿，一只手从下面大胆地伸进了她的衣衫。

“不行不行，我把你叫哥哩……”

香椿扭捏着护住胸脯，蹲下身去，他顺势撩起她的衣衫，两只雪白的野兔活脱脱跳了出来，他两手趁机逮住，揉搓着，说：“哥长哥短，你看哥敢不敢！”他知道女人在这种时候，一般都会装出爱面子的样子，故意骚情扭捏，但要不了多久她们的面子就会被激情遮盖掉。

“你咋是这人嘛……”香椿扭捏推搡。

莫鹏举逮住她的圆实的乳房，只管揉搓着，就是不撒手。

香椿站起来，想拉下衣衫遮住胸部，不料裤子却被莫鹏举抹到了膝盖，她又忙去提裤子，一下子又被掀翻在地。她拼命地扭来扭去，充分运用臀部和膝盖的力量抵挡他的进入。他劳而无功地瘫软在一旁，呼哧呼哧地直喘气儿。她倒扑哧一声笑了，并不急着整理衣衫，坐在地上怪怪地看着他。

香椿说：“我的便宜不是那么容易占的！”

他似乎明白了香椿的意思，急忙从手指上取下一枚金戒指，也不说话，抓起她的一只手，就戴在她的手指上。

“这是做啥？我又不是卖的，你这不是糟蹋人哩嘛！”

香椿两手忙乱着要褪下戒指，却终未褪下来。可等他再去摸她的时候，她便半推半就地接受了。两人亲热了一会儿，香椿扑哧一声笑了：“我就喜欢看你这猴急的样子，原来你这个大掌柜也有猴急的时候。”说着，香椿自动脱光了衣裳，铺在地上，然后仰躺在上面，目光热烈地看着他说：“来吧，我的掌柜的！”

他山一样压向地上那个雪白的人儿……

他感觉身下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条鱼儿。那鱼儿溜光水滑，翻腾跳跃。香椿轻轻地闭上眼睛，声音由小到大开始骚情地呻吟。那鱼儿在呻吟声中欢快地游动。这种时候，呻吟对男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兴奋剂。莫鹏举激情勃发，勇往直前，轻而易举地近乎于粗鲁地抵达了那个他想去的地方……

事毕，香椿仍闭着眼睛，一动不动躺在那里，香汗淋漓，鼻翼扇动。这么躺了一会儿，她才站起来，抖了抖衣裳上的尘土，穿上，得意地说：“这下，我可知道你这个掌柜的是啥样儿了。走在人前你是个好掌柜，脱了衣裳你是个好男人。”说完诡秘地笑了笑。

临出杏林，她又回头说：“我可把话说清，就这一回，走出杏林啥事也没有过。”

莫鹏举笑了笑，没有说什么。他知道这种事跟抽大烟一样，沾上容易戒掉难。果然，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钻进杏林。

莫鹏举知道香椿喜欢他。这从他们每次水乳交融的时候，她一直紧紧搂着他的腰尽情地声唤和放纵的动作中就能感觉出来。

其实，香椿早就对他有意思了，只是他一直不知道而已。那天看见他走进了杏林，她就悄悄地跟了进去，用女人的办法挑逗他、勾引他。她成功了。能和莫村最有权威、最有魅力的男人相好，作为女人她感到很满足。她在杏林里使用所有手段，都是为了让他永远记住她，忘不了她，让他有过一次还想有第二次，让他永远也离不开她。她知道怎样俘获男人的心，知道男人喜欢不容易弄到手的女人。容易到手的女人，也容易让男人失去兴趣。